

浴血太平洋

邱常德 著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浴血太平洋

● 邱常德 著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半个世纪以前,日本帝国主义为排挤和侵占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本书根据大量的事实,以海战为主线,辅以空战和两栖作战,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各次海战敌对双方的作战意图、兵力部署及战斗过程,再现了重大战役激烈的战斗场面,领袖人物和高级军官的活动、对话、以及双方战斗人员拼死厮杀的惨烈情景,适合于各级读者阅读。

浴 血 太 平 洋

邱常德 编 著

徐达山 责任编辑

*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 销
哈尔滨毕升电脑排版有限公司排版
东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68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1007-568-3

I·8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偷袭珍珠港.....	1
第二章	入侵东南亚	32
第三章	对日海空反击战	60
第四章	遏制日军攻势	74
第五章	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	102
第六章	盟军开始反攻.....	142
第七章	中所罗门战役.....	159
第八章	布干维尔战役.....	180
第九章	中太平洋攻势.....	197
第十章	进攻马里亚纳群岛.....	222
第十一章	莱特湾大海战.....	244
第十二章	硫黄岛和冲绳岛之战.....	275
第十三章	大空袭.....	310
第十四章	日本投降.....	334

第一章 偷袭珍珠港

在太平洋中北部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南岸，有一个陆地环抱的良港，因海湾内曾盛产珍珠而得名为珍珠港。这里终年常绿，海滨风光绮丽，十分迷人。珍珠港东距夏威夷群岛首府火奴鲁鲁（华侨称檀香山）仅 9.5 公里，有铁路相通，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1941 年 12 月 7 日（当地时间），这是一个静谧的星期日早晨，许多美军军官刚度过灯红酒绿的“神圣周末”，还没有起床。火奴鲁鲁广播电台播送着轻音乐，教堂的悦耳钟声拂过水面，在薄雾蒙蒙的海空中回荡。美国太平洋舰队大大小小几十艘军舰静静地锚泊在港内，附近几个机场的战斗机、轰炸机翼尖挨着翼尖地排列在停机坪上。7 时 55 分，一群日本轰炸机突然地自天而降，迅猛地扑向仍然沉睡在晨雾中的珍珠港。霎时，机枪的扫射声、炸弹的呼啸声、鱼雷的爆炸声，到处响起，震耳欲聋。机场上、港湾内，浓烟四起，火光冲天，整排的美机被炸得支离破碎，一艘艘军舰东倒西歪，顷刻倾覆。袭击来得如此迅猛和突然，以致太平洋舰队的官兵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舰队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正准备到司令部去，听到爆炸声后，他立即奔出麦克拉帕半山腰的寓所。看到珍珠港内水柱突起，火团腾空，浓烟滚滚，狼狈不堪的景象，他完全惊呆了。直到 8 时，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才拍发出一份特急电报：“珍珠港遭受空袭，这不是演习。”

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从此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南侵的野心

早在 30 年代，日本就成了远东新的战争策源地。它接连采取军事行动，扩张势力，直接损害了英美等国的殖民利益。在西太平洋广大地区，日美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日本军国主义继 1931 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又于 1937 年 7 月 7 日悍然制造了“芦沟桥事变”，不宣而战，全面侵略中国。当时任陆相的东条英机曾向日本天皇夸口，他将“在三个月内打垮中国”。西方列强对此暴行只限于一般的谴责，“道义上的恐吓”，企图以牺牲中国求得相互妥协。英美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姑息迁就，使日本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大陆烧杀掳掠，侵略行动步步升级，十分猖獗。而美国则继续向日本出口石油、废钢铁、机械和其它战略物资。在 1931 年至 1939 年的 9 年中，仅运往日本的废钢铁就达 1200 万吨，以此获得巨额利润。只是由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力抵抗，特别是八路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取得了平型关、陈庄、黄土岭、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的胜利，才使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日本军阀为摆脱其内外困境，一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诱降，一面加紧准备扩大战争，侵略东南亚。对于物产丰富的东南亚，尤其是它的石油资源，日本垂涎日久，急欲攫为己有。东南亚又处于通往印度洋以至欧洲，非洲的海上咽喉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是，这里是英美等国的势力范围，岂容日本插足。1939 年，美国在太平洋作出防御姿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命令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克劳德·布洛克海军上将，把一些舰只从西海岸调到珍珠港，以图遏制日本的扩张。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军队向波兰发动进攻，9 月 3 日，英、法对德宣战，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本更按捺不住其南进的侵略

野心。1940年8月，日本近卫文磨内阁在《基本国策纲要》中正式提出，要建立“以帝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这个“圈”不仅把中国、朝鲜，而且把美国属地菲律宾都包括进去了。9月27日，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当时，东京的《朝日新闻》预言：“看来冲突将不可避免，冲突的一方将是决意在东亚包括西南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的日本，另一方将是决心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以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方式来干涉亚洲事务的美国。”

1940年4月，接替布洛克任舰队总司令的詹姆斯·理查森海军上将完成了把美国舰队转移到夏威夷的任务。之后，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通知理查森，舰队将无限期地驻扎在珍珠港。1941年2月1日，该舰队改编为美国太平洋舰队，赫斯本德·金梅尔任司令，同时任海军舰队总司令，并晋升为海军上将。

“Z作战计划”

日本要侵入西南太平洋，在夏威夷驻扎的美国舰队就象刺向其喉咙的一把匕首，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因此，怎样对付这支美国舰队，便成为日本海军颇感头痛的问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为此终日冥思苦想，费尽心机，因为他知道，如果推迟进行这场海战，美国舰队就会变得日益强大而难以战胜，而且美国一旦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联合舰队所需的燃料储备可能消耗殆尽。

山本五十六出生于1884年，他从日本海军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日俄战争。后来，他担任过海军方面的各种指挥和参谋职务，又入日本海军参谋学院深造，1916年毕业，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参与日军趁火打劫，占领中国山东，接管德国在青岛的基地，并在太平洋夺取德国在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山本先后任过海军大学教官、海军航空兵教导队队长、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海军航空本部部长等职，长期从事航空兵的组织训练工作。其间曾出任日本驻美海军武官，对美国颇知底细，并出席过两次伦敦海军会议。尔后，曾任海军省次官。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他曾用航空母舰舰载飞机，血洗南京，轰炸上海，因而获得了日本帝国的“旭日重光”勋章。1939年8月，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1940年，他又兼任日本侵略印度支那派遣军的指挥官，以沾满印度支那人民鲜血的双手，摘取了海军大将的军衔。

1940年3月，山本五十六注意到舰载机在作战演习中，竟能容易地袭击舰队的战列舰，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对身旁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说：“我不禁在想，它们能否到达珍珠港？”同年11月11日，英国皇家海军“卓越”号航空母舰出动轰炸机，袭击了意大利海军在塔兰托基地的战舰，为变革海战方式，用舰载机袭击战舰，提供了实际战例。1941年1月7日，山本向海相及川古志郎大将递交汇报提纲《对战争准备的看法》，正式提出对夏威夷袭击的设想。力图在这样先发制人的袭击中，一举摧毁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主力，为日本赢得夺取马来亚、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油田所需的时间。山本推测，美国面对“既成事实”，很可能接受早日停火，他补充说：“第一天必须定局。”同时，山本海军大将命令第11航空战队参谋长大西泷次郎海军少将，制订一个进攻珍珠港的初步方案。

大西海军少将立即责成源田实中佐研究这一计划。36岁的源田实是一位飞行战术专家，他在上一年担任日本驻伦敦海军武官期间，曾仔细研究过袭击塔兰托的报告。他查阅文件资料，比较双方兵力，审时度势，反复分析研究，精心计算，最后得出结论：

山本司令长官提出来的设想是冒险的，但只要如数精选人员和指派兵力，有取得成功的希望。并很快制订出以航空母舰为主力，远程奔袭，集中舰载机，突然轰炸美国舰队的“Z作战计划”。这是根据1905年日俄对马海峡海战中，日军指挥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旗舰上飘扬的Z形信号旗而起的名称。然后，山本召集舰队有关指挥官，秘密地讨论珍珠港作战问题。横渡太平洋，空袭珍珠港，就地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这在世界海战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与会人员对于“Z作战计划”，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山本作出决定，“我的意见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打珍珠港。”“只要我还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个职务，这一仗非打不可。”

随后，日本海军为进攻夏威夷，进行紧张的训练。山本五十六绞尽脑汁，特意选择了在地形上与珍珠港颇为相似的鹿儿岛湾，秘密地进行飞行训练。每天都有一批批海军的鱼雷轰炸机掠过鹿儿岛本州市上空，高度低得几乎擦着百货商店的屋顶，向海湾里的目标发射鱼雷。在离鹿儿岛不远的海军轰炸靶场，高空轰炸机在进行高度3000米的投弹训练。在四国岛石磷刚的海岸附近，还进行了潜艇的攻击演习。海军科研部门的军械专家针对珍珠港的水深，在鱼雷上装配安定尾鳍，防止其钻进浅港的污泥里；在穿甲弹上安上翅片，使之能用以轰炸战列舰。到1941年夏末，联合舰队的参谋人员已经解决了袭击珍珠港所有的战术和技术问题。

不祥的征兆

日本海军为执行“Z作战计划”，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和演习，然而能不能取胜，关键在于绝对保密和获取准确的情报。如果美国事先知道日本舰队要从3400海里^①之外，前来空袭珍珠港，完

^① 1海里=1852米。3400海里约合6297公里。

全有足够的时间来调兵遣将，出动战舰和陆基战斗机、轰炸机进行反击。实际上，早在1940年，美国陆军情报处威廉·弗里德曼上校领导的密码破译组，就已成功地破译了日本主要外交电报密码。随后，又制造出他们的“紫色密码译码器”。这套破译技术被称之为“魔术”。在以后美国与日本的交往中，“魔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美国拥有的情报优势未能在军事方面发挥作用，甚至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竟未得到一台“紫色密码译码器”，不能及时将日本的外交电报与遍布太平洋各地的监听站收到的无线电情报，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因而一直不知道日本联合舰队的动向。

英国皇家海军袭击塔兰托基地后，美国军方也意识到它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有遭到空袭的危险，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曾下达命令：为了保护瓦胡岛免遭突然袭击，“应火速提供更多的截击机、高射炮和雷达设备。”12月，他还向金梅尔建议，应当在珍珠港内战舰锚地周围布置防鱼雷网，但是金梅尔却认为那样“将使航道变窄，妨碍舰船的出入”，而未予重视。1941年1月27日，秘鲁驻日公使向美国使馆转达了在鸡尾酒会上听到的一则消息：“日本军队正在计划，一旦日本与美国发生争端，它试图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珍珠港大举突然袭击。”约瑟夫·格鲁大使立即用密码电告国务院，该电文又抄送到陆军部和海军部，而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震惊。专家们认为这“纯属虚构”，有关方面也认为：“这种流言蜚语不可信。”“在可预计的将来，也看不出有这种计划。”以后，美国曾截获大量的日本情报，又发现日本派到瓦胡岛上的间谍，但都没有引起重视。美国新闻界还在9月6日的报纸上，信誓旦旦地向读者保证：“日军进攻夏威夷，可以看作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以说连一百万分之一的成功机会都没有。不仅可以相信珍珠港比美国旗帜下的其他任何地点都更难攻克，而最重要的是距离之遥是它的屏障。”所以，尽管有许多不详

的征兆，美国在夏威夷方面也没有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

1941年3月，在日本驻火奴鲁鲁领事馆，新来了一位年轻的外务书记，名字叫森村正。这位低级外交官似乎无心做事，整天游手好闲，不是坐上出租汽车，满街兜风，就是带着美貌的日裔女郎，在瓦胡岛四处游览观光。其实，他是前海军少尉吉川猛夫，从日本派来的一个主要间谍，他肩负着秘密使命：收集有关珍珠港美国舰只的情况、飞机的机种和架数、防空状况、巡逻舰只和飞机的活动，等等。在瓦胡岛上有很多美籍日本人，28岁的吉川风流倜傥，经常与姑娘上日本酒馆“春潮楼”饮酒作乐，并不惹人注意。“春潮楼”恰好在山岗上，从酒馆二楼上能够俯瞰整个珍珠港。吉川偶尔也装扮成菲律宾人，到某蔗田里去帮工。有时，他甚至手持钓竿，大胆地去珍珠港海湾钓鱼。他随机应变，不择手段，足迹遍布瓦胡岛，到处刺探军情。从1941年5月开始，吉川通过日本驻火奴鲁鲁领事喜多长雄，源源不断地向东京提供情报，日本人很快就掌握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活动的规律。

在日本濑户内海柱岛锚地的“长门”号战列舰上，山本海军大将的办公桌上方，挂着夏威夷海军基地的详图，在地图上标记着各种符号，标示出机场、锚地、防御工事等。在他的抽屉里，放着一本厚厚的资料，记载着珍珠港舰船活动、海空巡逻、潜艇监视、截收的无线电通信、间谍的报告，以及报纸上公开透露的背景材料。山本五十六依照这些不断更新的情报，正考虑着充实和修订“Z作战计划”的一些战术细节，以求赢得即将进行的这场大规模海空作战的胜利，实现日本控制西太平洋的战略冒险企图。

日美秘密会谈

1940年4月，纳粹德国侵占丹麦和挪威；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进而攻入法国本土；6月，法国投降、英、法军队

被迫于敦刻尔克撤出西欧大陆。在希特勒取得了“西线的胜利”之后，日本军阀便磨拳擦掌，叫嚷着“不想误了这班车”。他们设想，德国将很快打败英国，从而使英美停止干涉远东。重新上台的近卫文磨首相信心颇足地说：“日本将作出积极的安排，把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东方岛屿囊括在‘新秩序’的范围内。”9月23日，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侵略东南亚的第一步。同时，日本积极加入轴心国的行列，得到德、意法西斯对日本为实现亚洲“新秩序”所作努力的承认和支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兴高采烈地说：“这将逼使美国更加谨慎地行动。”

美国一向奉行“欧洲第一”战略，认为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德国，所以，将它的海军力量集中在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而在太平洋仅作出某种防御态势，以守住夏威夷群岛。但是，面对日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作出有限反应。继正式宣告《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于1940年1月26日到期便不再续约之后，1940年7月26日，罗斯福总统宣布，限制出口飞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随后又于10日，对所有的废钢铁实行全面禁运。答应给蒋介石提供50架驱逐机和1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要求英国重开滇缅公路，以便将美国援华物资运送到中国国民党人手里。但是，罗斯福并没有下令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有意保留了对日外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一直“不愿卷入任何对日战争”，力图与日本达成暂时的妥协，不惜牺牲中国和印度支那人民的利益，以换取日本放弃进攻美国属地菲律宾群岛，求得所谓“太平洋上的平静”。

日本也怀着鬼胎，想利用德国在欧洲和大西洋的攻势，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以便它抓紧进行南线作战的准备，并利用美国迫使蒋介石投降，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以巩固它的“后方”。一切准备就绪，日本陆海军将挥师南下，在太平洋上同美国一决雌雄。

在这样复杂的情势下，1941年初，日本近卫内阁任命同罗斯

福总统颇有交情的公认的亲美派、前外相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为驻美大使。野村的任职一经公布，日本报纸就大肆渲染，称那时刻为“日美关系新纪元的前夕”。2月，野村到达华盛顿，美国各报纷纷以头版通栏标题，刊登日本新任大使抵美的消息，并预言“日美关系解决在望”。野村一到任就在念其和平经，宣称不管日美两国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能够以友好合作的态度加以解决，没有任何理由开战。罗斯福总统很快就接见了野村，两人共叙旧谊，表面上气氛十分融洽，实则宾主各有心事，貌合神离。随后，野村便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私下交换意见。野村要求会谈绝对保密，在一系列“秘密会谈”开始时，这位礼貌得无从复加的海军大将只得从仆佣入口进入卡尔顿饭店，然后上楼到赫尔的私人套间。

在此之前，美国的两位神父詹姆斯·沃尔什和詹姆斯·德劳特以巡视在日本的传教团为名，横渡太平洋，为调整“美日邦交”而奔走游说，并会晤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日本也希望同美国进行秘密外交，以实现其在不致于堵塞美国石油进口的情况下，建立“大东亚经济协同圈”的目标。对日本人说来，美国神父的活动正中下怀。他们同日本的所谓“民间代表”井川忠雄、岩畔豪雄大佐等人磋商后，带回一个非正式建议，力图充当美国谈判的中间人。

在赫尔和野村的外交谈判刚起步时，沃尔什和德劳特于4月初提交了他们与日本人合伙搞的《日美谅解方案》。这个非官方文件充分反映了日本内阁的立场。该方案要求美日共同宣告“亚洲门罗主义”，不允许第三国改变东亚现状；要美国同意恢复与日本的正常贸易；协助日本在西南太平洋获得战略物资；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不诉诸武力改变现状；只有在德国受到攻击时，日本才履行三国公约的义务；由美国出面敦促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谈判，如果蒋介石政府拒绝，美国即停止援蒋等。

赫尔认为，这个方案难于接受，他说：“只有最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会这样做。”他提出，谈判必须满足美国的4点要求，后来被称之为“赫尔四原则”，即：日本必须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支持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维持太平洋的现状，除非现状的改变是出自和平手段。5月12日，日本政府在前述谅解方案的基础上，抛出《松冈修正案》。日本在其修正案中，删去了原方案中“不诉诸武力”改变太平洋现状的条款，决意恪守德意日《三国轴心协定》，坚持在中国的驻军权。这无异是要美国承认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统治权。以后，双方相互提出了几个方案，因距离对方的要求甚远，均未达成协议。几个星期以来，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等处举行的秘密外交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为了求得暂时妥协，赫尔和野村各自遵照罗斯福和近卫的指示，仍在继续进行谈判。双方看到，拖延时间对彼此都有好处。日本南线作战和空袭珍珠港的准备，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继续外交谈判，可以掩护其备战活动，麻痹美国人。美国则希望在外交活动期间，日军在中国的侵略行径会有所收敛。而且美国需要长的时间来积聚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能一面在大西洋上对付德国人，一面在太平洋上抗击日本的进攻。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德军突破苏联边界600多公里，按其“巴巴洛萨计划”，分兵三路，向着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进行闪击战。顿时，阴云密布，战局发生急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迅速结束了“北进”和“南进”的争吵。7月2日，日本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作出重要决定，“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要奉行向南扩张的政策。7月24日，日本迫使法国维希政府同意让出西贡和金兰湾，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登陆，进驻前进基地。从这个基地出发，向北可以进攻中国国民党控制的几个省，向西进击泰国和缅甸，向南则威胁马来亚。美国认为，日军的挺进是最终向菲律宾、马来

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动进攻的序幕。于是，日美矛盾进一步加剧，持续4个多月的日美秘密谈判暂时中断。这场曾被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斥之为“东方慕尼黑”的政治阴谋没有得逞。

东条英机上台

对于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登陆，美国迅速作出反应。1941年7月26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日本在美的约1.31亿美元的资产，进一步限制美日贸易。但他还是没有下令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只是中断能提炼航空汽油的高辛烷石油的出口，并把高额石油出口减少到只低于上一年的水平。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认为限制和冻结是全面的。海军是日本最大的石油消费者，舰队的石油储备不足一年，一旦石油不能进口，库存消耗殆尽，飞机、舰船都将无法开动，形同废铁。因此，日本海军力促近卫首相加速准备，尽快执行南进计划，以便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源。海军部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叫嚷：“与其坐待石油日渐枯竭，倒不如先发制人。”太平洋的形势顿趋紧张，随时都可能爆发日美军事冲突。

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同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阿金夏半岛海西美军“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会谈后，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形成了英美的亲密关系。在会谈中，罗斯福和邱吉尔断定，通过调整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军事力量，共同对日本形成威胁，就有可能制止日本南下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源，并进而迫使其按英美的条件接受在中国议和，否则就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17日，罗斯福召见野村，发出强烈警告，“日本政府如果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以武力推行对邻国的军事统治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政策或计划，美国政府将被迫立即采取它所认为的任何一切必要的步骤”。日本对此不知底细，暂时不敢妄动，

为进一步探清美国的虚实，建议恢复日美秘密谈判。

罗斯福和邱吉尔以及他们的政治、军事顾问认为，即使是最好战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不会如此莽撞，竟敢同时进攻英国和美国。美国陆军部估计，美国“已有的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派往菲律宾群岛的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整个形势。陆军部采取的行动很有可能成为日本作出最后决定的决定性因素，并因此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低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事力量，而作出的错误的政治判断。罗斯福的计划是“把他们当婴儿哄三个月”，他还建议同近卫首相在阿拉斯加会晤。日本内阁则一面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一面加紧临战准备。9月3日，日本内阁与军方磋商后作出决定：“为了我们帝国的自卫自存，我们将完成战备，10月的头10天为暂定最后期限，如有必要，决心同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9月6日，在御前会议上，日本天皇裕仁限近卫首相在10月15日以前，同美国的谈判要取得积极的结果。当晚，近卫秘密约请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共进晚餐。席间，近卫表示“确实完全同意”国务卿在照会中提出的要求，即“赫尔四原则”，敦促“尽量不要拖延”同美国总统的最高级会晤。但是，美国国务院不太相信近卫，尤其不相信日本内阁中的军人真正准备放弃《三国轴心协定》。因为赫尔同日本大使恢复私下会谈时，野村曾明确表示，虽然他的政府将“独立”解释它对轴心国承担的义务，以换取美国帮助说服中国国民党人参加和平会议，但日本仍然坚持在中国大陆驻军。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即侵犯了英美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因此，这个谈判甚至恢复之前就注定要失败。

9月25日，近卫首相为了能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答应实际上放弃三国条约，使印度支那中立化，同意削减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但是，陆相东条英机拒绝考虑从中国撤军，即使是象征性的撤军。一年多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是由所谓的联络会议制订的，

会上帝国统帅部左右着内阁的决定。军方早已对外交谈判失去耐心，东条认为“外交并不总是让步，有时它是逼进”，他要“奏请天皇举行御前会议，并决定交战”。10月12日，东条在会议上气势汹汹地叫喊：“与其继续举行毫无意义的谈判，坐视时机飞逝，不如即刻动手。”近卫通过沃尔什神父向罗斯福提出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最后要求，没有立即得到回答。因此，10月15日的限期一到，近卫只好辞职。10月17日，经天皇的重臣们的推荐，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上台组阁，身兼首相、陆相、内相三职。东条在“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芦沟桥事变”前夕升任关东军参谋长，曾率军侵占中国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绰号“剃头刀”，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在任陆相时，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准备对英美开战。新内阁宣誓，要“全国一致完成壮举”。11月3日，日本天皇及帝国统帅部最后批准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制订的袭击珍珠港的计划，联合舰队启航作最后的战斗演习。战争迫在眉睫。

大海令第一号

由于冬季气候的影响，日本帝国统帅部作出决定，在一个月之内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新首相东条英机建议御前会议，将“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推迟到12月1日。为了协助野村进行谈判，东条还加派来栖三郎为特使，经马尼拉乘泛美航空公司的快速班机赴华盛顿，进行“谋求和平”的最后努力。这位前日本驻芝加哥领事、驻德国大使，被认为是“一名通晓国内外形势的外交前辈”，擅于点头哈腰，阿谀奉承；加之他娶了美国女子为妻，自信对美国颇有了解，因而很适合充当“和平特使”的角色。来栖一到美国就表示：“日美会谈形势尽管艰巨，但仍应不失信心。”“如果不抱希望，我何必不远万里前来谈判呢？”不少美国人